

赵瑜◎著

小闲事

笑谈大先生的爱情史

小闲事

笑谈大先生的爱情史

Xiao
XianShi

赵瑜◎著

(鄂)新登字 0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闲事 / 赵瑜著. — 武汉: 武汉出版社, 2009.9

ISBN 978-7-5430-4407-4

I.小… II.赵… III.鲁迅 (1881~1936) — 生平事迹

IV.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33743号

书 名: 小闲事

作 者: 赵 瑜

责任编辑: 梁桂莲 王圆圆

选题策划: 卜凡鹏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网 址: <http://www.whcbs.com>

邮 箱: wuhanpress@126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华晨印务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40mm×950mm 1/16

印 张: 14

版 次: 2011年3月第2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自序：宴之敖，或者许霞

学者陈明远，在《文化人的经济生活》一书中，详细地计算了鲁迅一生的收入：鲁迅的收入，前期从1912年至1926年离开北京前，平均月收入折合今天人民币9000元；1926年至1927年在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期间的一年，平均月入为1万4千元；1927年至1936年去世，十年上海期间平均月入2万元以上。那么，鲁迅一生的总收入有文字记载的已经达到408万元人民币。

关于鲁迅的收入，陈明远虽然算得仔细，却忽略了鲁迅放弃的收入。1927年4月，鲁迅因为营救被捕的学生未遂，又加上在厦门大学的顾颉刚要来中山大学任教，愤而辞职。从1927年6月至年底，鲁迅没有任何固定收入。

按说，当时鲁迅在中山大学的月收入2万多人民币，然而，鲁迅丝毫也没有在意，提出辞呈之后，不论是在厦门大学还是中山大学都有多次挽留，然而，他均是决意得很，从未被一些修饰词所打动，更未被利益所驱动。

在中山大学或者厦门大学这样的名校做教授，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从鲁迅书信集里，便可以看到。譬如在厦门大学期间，鲁迅致章廷谦的一封信里，提到顾颉刚推荐他的朋友来代替孙伏园的工作。当时孙伏园去广州中山大学开会，尚未回来。顾颉

刚便在厦门大学造谣说孙伏园不回来了。到后来,孙伏园还没有确定要离开厦门大学时,顾颉刚又让他的朋友先到了厦门大学,代替孙伏园在厦门的一个寺院里教授一些费用低廉的课时,以候孙伏园确定离开后取而代之。

中山大学则更是诱人一些,且不要说鲁迅进入中山大学以后将自己的老朋友许寿裳调进来,就连在厦门大学的顾颉刚等人也设着法子想要调进来。然而,鲁迅根本不留恋这一种学院派的生活。这一方面缘自鲁迅有丰富且连续不断的稿酬来维持一份体面的生活,另一方面则缘自他那份骨子里的真实与清高。

鲁迅不喜欢依靠什么职位或者别的什么修饰性的身份来炫耀自己,北大也好,中山大学也好,包括1929年以及1932年回北京时,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的学生和一些旧同事,彼时已经是北大清华两校领导的老友纷纷邀请鲁迅留下来教课。这些情节在《两地书》中皆有大量的叙述。

关于鲁迅对学院派的鄙视,现任鲁迅博物馆馆长的孙郁在《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》一书里时有闲话,譬如在刘半农一节里,孙郁这样写道:“周作人对其评价较高,对鲁迅的判断多有不满。《半农纪念》似乎是专为反驳鲁迅的那篇《忆刘半农君》而作,以为鲁夫子贬低辱骂了刘氏,不平之态,跃然纸上。其实在对待友人的时候,鲁迅偏于直,爽快而热情,但对缺点绝不忌讳。周作人则有点温吞,所谓睁一眼闭一眼是也。鲁迅之看人,以精神的纯而真为标准,对世俗中的雅态、地位、名士气不以为然。苦雨斋中的人,教授气过重,民间的苦痛自然感受不深。鲁迅憎恶刘半农后来的变化,虽然这是朋友式的憎恶,但根柢在思想境界上,存在差异。1933年10月,刘半农在招生阅卷时,发现学生的错别字,便撰文大加嘲讽,教授气味浓浓。鲁迅在几篇文章提及了此事,以为过矣。鲁迅看人,与知堂不同,是非上毫不含糊,对刘半农‘飘飘然生

优越之感’殊有反感。”

我也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了鲁迅的此种气味，便开始细细地阅读鲁迅书信集。

一开始看的，便是《两地书》的1932年的版本，这是经过删节后的净本。朦胧中，除了鲁迅的幽默和时不时的孩子气，还有的，便是前面所说的真，鲁迅的“真”是一种难得的文人情怀，在面对诸多的利益或者十字路口时，鲁迅不会因为利益而违背自己的良心。譬如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，譬如离开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等等。

这是一种独立审视的人格。当时的学者和作家比比皆是，能做到这一点的非常之少，譬如他的弟弟周作人，便舍不得既有的利益，在日本攻陷北京的时候，他几乎没有任何的民族气节。

鲁迅的坦荡，不止是表现在利益上，甚至还表现在欲望上面。在认识许广平之前，他把自己的内心染成了黑色，他所有的文字都暗藏着失落、黯然神伤的无助甚至绝望。直到1925年3月11日，他收到一封崇拜者的来信，才略有改变。他的改变自然缘自内心的复活。身上的毒气被一丝绿意传染，一点点往纯真的方向转变。但坦荡是依旧的，譬如鲁迅不会因为一个年轻姑娘暧昧的暗示而假装正经、深沉、纯洁抑或是其他高洁的品格。他依然故我，只是偶尔被这个小姑娘信里的幼稚气逗笑，顺便浮她一大白，如是而已。

作为一个长在新中国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，我对鲁迅先生敬而远之，除了在中学时写作文时抄袭过鲁迅先生的“不必说……不必说……也不必说……”和“一棵树是枣树，另一棵也是枣树”的句式，基本上，我极少消费他。

第一次对鲁迅先生的私生活感兴趣是看萧红写的那篇《回忆鲁迅先生》，我觉得那是我看过的最好一篇回忆文字，以至于多年

以后,每一次翻到这篇文字都会赞叹不绝。再后来,我看到了鲁迅的一个笔名:宴之敖。这个笔名最早一次为大家所知,是许广平向萧红讲的,大致是拆字,“宴”字拆开来,是“家”字的头,日字和女字。“敖”字拆开,则为“出”字(变形了)和“放”字。这样,便可以顾名思义,“宴之敖”就是被一个日本女人从家里逐出来了。

国内鲁迅研究界有数百人甚至更多,他们日复一日地查阅资料,想知道周氏兄弟反目,是不是因为鲁迅调戏了周作人的老婆羽太信子。然而,这个问题其实鲁迅已经回答了,只用了三个字:“宴之敖”。

若是单纯地看《两地书》,会发现有许多被处理过后的模糊的事情。譬如“三一八”惨案,譬如鲁迅的醉酒,譬如鲁迅在厦门大学的一些琐碎事。自然,要看一下鲁迅同一时间写给其他人的书信。还有,鲁迅同一时期的日记,当然,还要看一下同时期鲁迅创作的作品。

这些都是对《两地书》的补充,但依然还不够,后来,又看了一些回忆录。

关于鲁迅的文字大多不可信,因为,鲁迅去世之后,大量的文字都失传,而建国之后的一些回忆录因为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因素,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忘记是如何说真话了。即使是说一些真话,也都像一个孩子藏压岁钱一般,分别藏在不同的段落里,让人读来云雾不已。

在鲁迅的作品中,若是细心地阅读,也会有很多发现。譬如同样是争吵时所写的文字,1925年以后的文字,因为有了—一个温暖的地址,而多了些温和的人间烟火气。譬如恋爱以后被高长虹辱骂时所写的文字,鲁迅一开始不知底细,并没有恼火地像以往一样,予以迎头痛击。这已经有些改换风格,他几乎是轻松地给许广平写信:“长虹在《狂飚》第五期已尽力攻击,自称见过我不下百

回,知道得很清楚,并捏造了许多会话(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)。其意盖在推倒《莽原》,一方面则推广《狂飚》销路,其实还是利用,不过方法不同。他们专想利用我,我是知道的,但不料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,就要杀了煮吃,有如此恶毒。我现在拟置之不理,看看他技俩发挥到如何。”

在《两地书》的原信中,因为未想到以后会发表,所以,鲁迅写信从不客气,文字十分地不留情面,然而,对于正在上海奋力骂鲁迅的高长虹,鲁迅并没有斤斤于高长虹的小聪明,而是像一个识破了孩子阴谋的长者,微笑一下,说,先不管,看看再说。

这枚叫做高长虹的兄台,我认为,他是中国畅销书的一个早期制造者。当年,他眼看着李小峰在北京吃鲁迅的版税,虽然他也参与了《莽原》杂志的编辑,可是出版方毕竟是李小峰。而后,鲁迅到厦门大学,李小峰到上海,甚至还有闲钱泡女人。高长虹便有了铤而走险的冲动。他是一个聪明的男人,这样的男人最可怕的地方就是:他有一天如果不能按期实现愿想时,他会不择手段。在“五四”前后,鲁迅在回答《新潮》的杂志提问时仿佛说过,刊登骂我的文章容易卖。十年后,高长虹在上海创办了《狂飚》周刊,为了刊物的发行量,他开始试着骂鲁迅。鲁迅并没有反应,又或者在厦门那个孤岛上,还没有看到消息。但刊物的发行量的确有大幅的提升。于是,他便一篇一篇地写下去了。杜撰的情节自然有很多,他很快便尝到了把鲁迅“存进银行”的好处,他拿到源源不断的利息。这让他有些头脑发热,甚至以为文坛不过如此,骂人原来可以出名,而一旦出名,便可以源源不断的钱财。然而,他的文字越来越苍白,虚构毕竟不能支撑一本杂志的生存。很快,那些有偷窥欲的读者们便看穿了高长虹的口袋,见他长时间掏不出鲁迅的隐私了,便转身而去,向更为低俗下流的小报而去。

然而,这所有现象的背后一直还隐藏着一个秘密:直到 1926

年底的时候,鲁迅才知道,高长虹骂他的原因是由于“月亮”的缘故,而报告这个内情给鲁迅的,是韦素园。

韦素园是鲁迅非常信赖的一个年轻人,此人性格稳重、内向,不善于处理人事关系,更不善于挑拨人际关系。所以,鲁迅对他的话非常信任。

关于高长虹,最近有不少学者试图为此人翻案。因为随着被神话的鲁迅渐渐被倾斜甚至被推翻,仿佛之前鲁迅骂过的人或者和鲁迅作对的人,都有了无比的身价。这一点显得极其荒唐,意识形态上的东西的确不可能维持太久,但鲁迅的文字成就无可比拟,鲁迅 1936 年去世,他成名于“五四”,并在和许广平恋爱时达到顶峰。

被神话的鲁迅其实同时也被遮蔽。几乎所有 1960 年代、1970 年代出生的人对于鲁迅的理解都仅仅限于他的那个木版画的形象:横眉冷对千夫指。念中学时,就连他的错别字,老师们也都牵强地解释为“通假字”,这真真是一种绝妙的比喻,如果不是说这个时代对此人偏爱,那么则一定证明,这个时代的疯狂。

是啊,那是一个文化相对封闭的时代,但我仍然以有幸遇到了鲁迅的作品为骄傲,不是周作人的文字,不是其他才华横溢的欧美学派的文字。而恰恰是这个周树人兄的文字。

他的文字里有一股子让人难以忘怀的“人”味,读多了鲁迅,自觉地,或者不自觉地,会鄙视那些做作的文字。

我是在鲁迅书信集里见识到鲁迅的幽默、趣味、幼稚、热爱生活、宽容、性情的,如果我愿意,我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。但是,上面列举的这些鲁迅骨子里的优点,在《两地书》里,均可以找到。

我阅读的趣味是在近些年变化的,我越来越不喜欢读虚构的文字,尤其不喜欢那些累积词语的写作。书信则通常排斥这些,一个人在书信里所表达的都是即时的真性情,可以说,书信比日记

更贴近写作者本人。

当我读到鲁迅写给内山完造的“有病不求医，无聊才读书”时，当我看到鲁迅在致章廷谦、孙伏园、韦素园、许寿裳等人的书信里大骂顾颉刚的恶毒及偏执，当我在《两地书》里看到鲁迅向许广平发誓不看另外的女学生的情景，当我在萧红、郁达夫、钱玄同或者林语堂等人的回忆录里深情地忆念鲁迅的“大”或“小”时，我看到了活着的鲁迅，这枚鲁迅一边谈恋爱，一边寂寞地在一个小岛上教书，有时候，还会在某个地方当名人，实在是坦荡得很。

因为时局的原因，鲁迅在发表文章的时候，用了很多笔名，譬如有些名字为人所知：唐俟，这个名字发表的文章很多，唐弢在一篇回忆文章里也写到过这一点。隋洛文，是因为浙江省政府通缉鲁迅，并冠之以堕落文人的称谓，于是乎，鲁迅便高兴地接受了。丰之瑜，也是因为有人写文章骂鲁迅为封建余孽。鲁迅本来也是笔名，皆因为此名字太有名了，而被鲁迅用得更多一些。1928年，已经与许广平结婚的鲁迅曾经用“许霞”为笔名，许霞是许广平的小名，由此名，则可以窥出鲁迅对许广平的爱了。后来鲁迅又用许遐，也因为那声音。

在中国，鲁迅是一门显学。我曾经对友人说过，究我们一生，读鲁迅先生的作品，可以读无数遍，但若是读别人写鲁迅的文章，一辈子也读不完。然而，多数研究鲁迅的人，都是把鲁迅供在高处，给他的眉毛描粗一些，表情涂上愤怒与绝望。

通常情况下，我们看到的鲁迅，并不是真的鲁迅，不过是别人演绎的鲁迅，或者鲁迅的文学作品。然而，有一个真正的、生活的、可爱的，甚至是幽默而幼稚的鲁迅一直躲藏在他的书信集里，他的《两地书》里。

这一次，我试着打碎了鲁迅的神像，擦拭鲁迅脸上被刻意涂抹的严肃。我试着一点点还原鲁迅，把他放回1925年3月，他收

到一个小鬼的第一封信,便于当天晚上回复。1926年9月,他携许广平同时离开北京赴上海,并在上海分开。1927年1月,他从厦门大学乘船至广州,终于可以牵许广平的手。

在这样一件用时间织就的毛线衣里,我看到了鲁迅被温暖的模样。如果我们认真地阅读《两地书》,我们会在两个人的情话里一件件脱下鲁迅的衣服,我们会发现,鲁迅不仅“吃草”,他还“食用”月亮、孩子气和相思。

那天我打电话给一个恋爱中的朋友,告诉他,我发现一个特别会谈恋爱的人,推荐给你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,我推荐的人不是徐志摩,不是沈从文,不是胡兰成,而是鲁迅。

我告诉他,不信,你去看《两地书》,要看两遍。

恋爱中的鲁迅,实在让人感觉欢喜。

自序：宴之敖，或者许霞 / 1

之一 分享隐秘和艰难 / 1

之二 蹩脚的心理医生 / 3

之三 马前车后的暗恋 / 7

之四 你这一匹害群之马 / 11

之五 西瓜皮 / 14

之六 五月八日的信 / 17

之七 寂寞燃烧 / 20

之八 鲁迅枕下那柄短刀 / 24

之九 苦闷的象征 / 28

之十 一杯安慰 / 32

之十一 爱情定则的讨论 / 36

之十二 道歉信 / 40

之十三 嫩弟弟 / 44

之十四 半个鲁迅在淘气 / 49

之十五 水来，我在水中等你 / 54

之十六 我多年不浮水了 / 58

之十七 九十六级台阶 / 62

之十八 住室比赛 / 66

之十九 目不邪视 / 70

之二十 有福的人 / 75

之二十一 展览会 / 79

之二十二 酒后的告密者鲁迅先生 / 84

- 之二十三 顾颉刚,《两地书》中鲁迅憎骂的人 / 89
- 之二十四 鲁迅的无赖 / 97
- 之二十五 做文章呢,还是教书?(一封天花乱坠的信) / 102
- 之二十六 小闲事 / 106
- 之二十七 发牢骚的鲁迅先生 / 110
- 之二十八 毛绒小半臂和鲁迅图章 / 114
- 之二十九 给我一条光 / 118
- 之三十 太阳、月亮和夜 / 122
- 之三十一 批评信 / 130
- 之三十二 编编讲义,烧烧开水 / 135
- 之三十三 不准半夜到邮箱里投信 / 140
- 之三十四 做名人很累 / 145
- 之三十五 鲁迅的助教 / 149
- 之三十六 二太太的谣言 / 154
- 之三十七 我可以爱 / 163
- 之三十八 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/ 167
- 之三十九 书店老板 / 172
- 之四十 怀孕时的许广平 / 177
- 之四十一 李秉中的婚姻 / 182
- 之四十二 唔唔唔 / 190
- 之四十三 《莽原》杂志编辑部主任韦素园 / 195
- 之四十四 小狗屁 / 201
- 之四十五 海婴的病与小偷 / 206
- 后记 / 209

之一

分享隐秘和艰难



人世间,能与你分享幸福的不是爱人,能分享艰难的,一定是。

住处大风,把玻璃打碎了一块。但不久,又被迫搬到另外一个三楼上,楼上没有厕所,二楼有一个,大约,但被一户人家私有了,也不便去使用。公共厕所在遥远的地方,需要旅游很久,才能抵达。于是,每每在半夜的时候,跑到楼下,找一棵树,草草倾泻,了事。后来,终于找了一个替代的办法,用一个瓷的罐子,半夜里尿急了,便滋进去,可以想象,那是一个需要技巧的事情,罐子的口小,若是准确度欠了,准会尿在地上。还好,这事情没有其他人看到,只写在信里,告诉许广平一个人。

这是1926年的秋天,鲁迅先生在《两地书》里写的情节,每一次看到这里,我都会被他逗乐。

然而,可乐的事情,才刚刚开始。听我往下说。

班里的学生女生只有五个,大约也有漂亮的,但先生每每不看她们,即使是询问一些人生啊苦闷啊的问题,每每低着头应对。这也是在信里发了誓的。许广平回信时说,如此幼稚的信,幸好没有别人看到。两个人均料想不到,事情过了将八十年,被我看到,我看得哈哈大笑。

感情从来和年代没有任何关系的。除了关心彼此的身体,也

要把生活的四周告知对方，先生说起身边事情时，总是不露声色的幽默，譬如厦门大学的展览会。大约是为了活跃学校死气沉沉的气氛吧，学校突然决定搞一个文物展览，听说鲁迅的柜子里放了几只古老的拓片，便硬是拉他出来陈列，没有办法，鲁迅只好去了。到了现场才发现，并没有人帮忙。孙伏园给先生搬来一张桌子，先生便将两张拓片展开，压在桌子上，另外的几张呢，先生用手展开了一下，结果，惹得众人观望。那组织者便要求，先生站到桌子上去，好举得高一些，让更多的人看到。再后来呢，因为摆放的其他东西需要桌子，连同先生的那一张桌子也被没收了，鲁迅只好一个人站在那里以手展开那一张拓片。如此陈列一个著名的作家，实在是好笑得很。

果然，许广平在信里笑话鲁迅，做这种傻事情，让风吹着，如同雕塑，滑天下之大稽也。可是鲁迅在接下来的信里说，我只是说了一半，滑稽的事情多着呢，比起我的尴尬地站立，更让人笑话的是，展览会上展览的很多东西都是假的。

寂寞总让人没有主意，在一封信里。鲁迅赞美许广平成熟了，而他在那样一个荒芜的岛屿上，盛开的全是寂寞。于是，除了到邮局等许广平的信，便是在宿舍里发明吃的东西。但他实在不大行，便也将失败的体验告知对方。

能分享尴尬的人，一定是亲密的。果然，两个人从北京开始种下的芽苗，在厦门时已经生长得茁壮了。忙碌中，许广平给鲁迅织了一件毛背心，鲁迅穿在身上写信，说暖暖的，冬天的棉衣可省了。

《两地书》，这是一本关于爱恋的书，里面没有任何矫情的文字，但它的确充满了爱。因为，这本书里，到处都是关于内心隐秘和艰难地分享。人世间，能与你分享幸福的不是爱人，能分享艰难的，一定是。我喜欢那条 1926 年秋天的背心，它把一个叫鲁迅的男人拴住。

爱情，不过是一件毛背心的温暖。

之二 蹩脚的心理医生



鲁迅的药方是：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，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，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，硬唱凯歌，算是乐趣，这或者就是糖罢。

一个小学生谨慎的问询，烟雾弥漫的理想啊，灰尘覆盖的前程啊，黑夜吞食的寂寞和无助啊，坎坷的道路啊，暗淡的人生啊。真让人苦闷，这苦闷比爱人还来得亲密，先生，可有什么法子能在苦药中加点糖分？

这是许广平的第一封信，写于1925年3月11日。当时，许广平和许羨苏交情颇好，而许羨苏呢，经常出入鲁迅所住的西三条胡同。偶尔会给许广平带来一些秘密的消息。惹得许广平极为嫉妒，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。她写了这样一封信，信里面的措词极为柔软，撒娇还伴随着捂着嘴笑的羞涩，明智者若鲁迅先生，一看便知，这是一个暗地里喜欢自己的人。

心理医生于鲁迅，倒还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。之前没有做过，之后，也很少做。但还是硬着头皮做了起来。安慰别人，最好的办法是丑化自己，自己越是窘迫，越显得对方所遇的困难巨大，对方的不安是正常的反应。这样，以铺衬的方式，鲁迅开始了幽默的话语自虐。

他的大意是，人生的长路，最大的两个困难，一是歧途，一是穷途。若是到岔路口，遇到让人迷茫的歧途，他是不会学习墨子

兄，大声哭着回家的。他的做法独特：“但我不哭也不返，先在歧路头坐下，歇一会，或者睡一觉，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，倘遇见老实人，也许夺他食物充饥，但是不问路，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。若是遇见老虎，我就爬上树去，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，倘它竟不走，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，而且先用带子缚住，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。但倘若没有树呢？那么，没有法子，只好请它吃了，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。”

这真不是一个好的心理医生，最终的结局，还是没有法子。

在此之前，他的学生，《京报副刊》的编辑孙伏园，曾经就“关于爱情的定则”一题求助于他参加讨论。他的答复也是如此，不过是爬上一棵树，看看老虎走不走的姿态。每一次看到他给许广平的第一封复信，我都由衷地为先生“不装导师”的精神感动。要知道，1925年，《呐喊》一纸风行，他已经是万人的偶像，不独有他的学生，在郁达夫的笔下，就连北京大学的部分知名的教授，也都是他的崇拜者。这个时候，他清醒得很。

他的清醒，还包括当时有部分人对他的批评。他对现实的不满坦露于文字，让很多人惊慌，认为他毒性颇大，过于放大黑暗。这一点，在1924年致李秉中的信里表达得非常充分。李秉中是何许人？是一个年轻的学生，大约受了鲁迅文字的影响，便和许广平一样，写信向鲁迅先生问计，大约也是黑暗和迷茫该如何度过之类的话题。好在，他的文字里没有许广平那股小女人撒娇的气息，让先生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，所以，在复信里，鲁迅这样写道：“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，我极憎恶他，想除去他，而不能。我虽然竭力遮蔽着，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，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得悲哀者，以此。然而这些话并非要拒绝你来访问我，不过忽然想到这里，写到这里，随便说说而已，你如果觉得并不如此，或者虽如此而甘心传染，或不怕